

# 过年(外一首)

姜华

儿时的年, 阴晴全在父母脸上。  
三十吃罢团年饭  
初一换上新衣新裤, 和新鞋  
左边兜里揣一封鞭炮  
右面兜里有蹦跳的压岁钱  
那时, 我就是大爷

青年时过年怕回家  
房贷未还完, 小车没买  
身上穿着去年的新衣  
口袋全是空的  
回到家里还要听大人数落  
这过年就是过关

这几年过年心里装满了期待  
儿子爱吃甜, 女儿喜食辣  
提前给孙子装好的红包  
比往年又沉了几分  
在儿孙们眼里, 我们  
更像是一对下人

## 腊月

在腊月, 村庄上空浓浓的炊烟  
一伸手就能抓住。房梁上挂的腊肉  
油光红亮, 坛子里的酒泄露了  
主人的秘密, 院子里柴火一点就燃  
雪片贴的窗花, 挤进了年画  
那些狗的叫声格外张狂。年的气味  
在村庄里回荡, 弥漫

这是个适合抒情的月份  
清晨或傍晚, 风奔跑在村道上  
吹着哨子, 呼唤出门在外的人  
回家。还有那些爆竹声、猜拳声  
欢笑声和天籁声融合在一起  
企图把腊月掀翻

还有村道上匆匆的脚步声, 小河  
解冻的裂冰声, 这轻轻颤抖的腊月  
多像30年前, 一家人围着火炉  
开怀的笑声。夜晚, 墙上有日历翻动  
的声音, 哗哗作响。我知道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 写对子

辛恒卫

镇安人把写春联不叫写春联, 叫写对子。对子家家都贴, 特别是过年, 没有贴上那用红红的纸、黑黑的墨写成的对子, 似乎就不热闹喜庆, 更不像过年。

我的老家在镇安县西口回族镇一个小山村, 那时候, 家乡贫穷, 文化匮乏, 每年写对子便成了一件上心的事。

记得小时候, 每到腊月二十五后, 父亲就要忙着上街买红纸、墨汁, 然后请邻村一位念过私塾、在副食站工作的远房表叔回家来写对子。父亲比表叔年长五岁, 却毕恭毕敬地为表叔牵纸, 我趴在桌边睁大眼睛看着表叔走笔, 却不敢出声。父亲说, 写对子时, 小孩子在旁边不能乱说话, 万一说出了不吉利的话, 会影响一年的运气。更重要的是, 写对子如果有人说话, 会让写对子的人分心, 要是写错一个字, 或者是写漏一个字, 这一年家里就有不吉利的事发生。等我和二弟上到初中, 父亲说, 家中有了读书人, 不能再请别人写对子, 要求我和二弟来写。我的毛笔字咋练都难看, 二弟的毛笔字比我写得好, 父亲就让二弟给家里写对子。想起二弟第一次写对子, 真不亚于面临一场考试。父亲识字不多, 但站在二弟身后却犹如一位主考官, 看得出二弟心情很紧张, 拿笔的手也哆嗦起来, 他叫父亲走开自个儿写思想轻松些, 父亲哄笑着说: “你这娃啊, 写字还怕别人看, 好, 我离开, 你大胆写。”等父亲离开, 我看到二弟拿了张白纸先练习写了几个字, 然后才在红纸上写, 写了一会儿, 思想不紧张了, 运笔也自然了。那时二弟的字虽然不怎么好看, 却也周正, 他总算闯过了第一关。以后, 左邻右舍知道二弟会写对子了, 也都送来红纸让二弟写, 父亲忙着接红纸、送客, 脸上泛着红光, 那高兴劲、那自豪感溢于言表。

对子写完后就是贴对子了, 母亲忙里抽闲用白面熬些糍糊, 我站在板凳上, 用一把刷子蘸上糍糊往门框上一刷, 二弟把对子递给我, 我把对子贴在大门、内门上。顿时, 屋里屋外红红的一片, 意味着红红的一年开始了。

过春节串门、拜年, 我也喜欢看人家门上的对子, 那红红的纸、黑黑的字, 也多是些吉祥如意的词和句子。如喜气盈门、辞旧迎新、招财进宝、五谷丰登等。正是这些朴素的词语, 传达出一个平民对生活的微小祈求: 平安、幸福、如意、丰收。

当然, 也有的家庭主人根据自己的身份、姓氏、名字而组成些句子, 那对子别有风味。我的一位邻居, 在过年时他自己作了一副对子, 贴在自家大门上: 公有私有更富国有; 大田小田都是良田。横批: 民富国强。这副对子含有邻居男主人的名字“国有”, 女主人的姓“田氏”, 品味一下, 当然觉得有趣。还有一位平时和我一样爱“爬格子”的文友写的对子: 酒还是往年的酒, 烟还是当年的烟。横批: 平平常常。这样的对子, 和我们习惯的对子确实大有不同, 甚至让人看起来有点好笑和滑稽, 但当你仔细想一想的时候, 也能看出一个小文人淡泊处世的态度。

有的对子也反映了人世的沧桑变化, 记得我有一位农村姑父改革开放后富了起来, 心情舒畅, 有感而发, 请先生写了副对子贴在他家中堂上: 耕种几亩责任田, 结构调整天地宽, 忙也安然, 闲也安然。两层小楼加庭院, 鸡鸭成群猪满圈, 吃也安然, 住也安然。平坦大路通庄前, 生产生活极方便, 走也安然, 坐也安然。奉公守法心无愧, 歪门邪道不沾边, 日也安然, 夜也安然。党的政策不变换, 幸福日子将更甜, 心也安然, 神也安然。一家围坐电视前, 谈笑今昔两重天, 不是神仙, 胜似神仙。

是啊, 对子充满了吉祥、团圆、安乐、幸福的美好之词, 也是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日新月异的投影啊。这红红的纸、黑黑的字, 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旧岁, 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新年。



邹小芳

一到腊月天, 年声逼近, 年味也就浓了。

沉默了一冬的石磨吱吱嘎嘎扭起来, 五花大绑的黑猪被摁在门板上嗷嗷叫, 酒灶的火烧红了半边天, 打豆腐、杀猪、吊酒、熬糖、长豆芽、扫扬尘——为了忙年事, 大人脚底都跟踩着风火轮似的, 对孩子也吆来喝去, 我们心里不乐意, 嘴上不敢反抗, 行动也不敢怠慢, 生怕惹恼了大人就不能去赶集了。

趁着帮大人干活儿的间隙, 我们赶紧大着胆子问:

“啥时去买年货?”

“腊月底, 腊月底就去。”

为了这一天, 我们扳着指头数着日子。在孩子的眼里, 只有腊月集市上喧嚷的年声才是最有诱惑力的。

为了这一天, 可愁煞了爹娘, 他们翻箱倒柜, 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爹说要买这买那, 娘说能省就省。他们围着火塘商量了一个晚上, 用烟盒纸列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年货单。

“有钱没钱, 还得过年, 平时勒紧裤腰带。”爹看着一脸委屈的娘, 心疼地安慰道。

天还没有大亮, 窗格子上挂着的几颗残星还在眨着眼睛, 娘就把我从热炕上拽起来, 我揉着惺忪的睡眼, 才忽儿记起今儿是去赶集办年货的日子, 人也一下子清醒了, 赶紧蹦下炕找鞋子。

娘已梳好两条长辫子, 还搽了头油, 顺滑光滑, 脸上也闪着光亮, 看上去年轻了不少。爹穿上了只有在重大节日才会穿的蓝色中山装, 左边的口袋装着包金丝猴, 右边的口袋插着支钢笔, 别提有多神气。在大人的眼里, 上腊月集不仅仅是办年货, 更是抛头露面、交流沟通的机会, 所以马虎不得。

“上街办年货喽——上街买年货喽——”

随着这一声声召唤, 各家的门打开, 山路上汇聚着越来越多赶集的乡亲。他们有挑着担子的、有扛着驮架的, 有背着背篓的, 一路上说着笑着, 我们跟在大人的身后跑, 心也在扑踏扑踏的脚步声扬起的灰尘里飞了起来。

走到沟口, 队伍又分成了两路, 一路顺着社川河上蔡玉窑, 路近, 集市小, 冷清。一路顺着社川河下凤镇, 路远, 集市大, 热闹。有小孩的人家最终都选下凤镇, 大人是禁不住小孩死缠活缠的。

六十余里的路程, 中途要经历四次蹚水过河, 任凭寒风刀子般地在脸上又削又刮, 大家自顾赶路, 身体的困乏早被喜悦的心情冲得烟消云散。

赶到凤镇, 太阳刚跳出山头, 古镇沐浴在万道霞光中, 有说不出的耀眼和美。从四面八方赶来上集办年货的人把小镇塞得水泄不通, 我紧紧地拽住娘的衣襟, 随着拥挤的人流, 踩着光溜溜的青

石板路, 东瞅瞅, 西瞧瞧, 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灰色的瓦脊、斑驳的墙面、临街的商铺, 编着门牌号的黑漆木门、石雕花卉的门墩、石桥下的潺潺清波, 小船轻轻摇过哟呀、哟呀的木浆声, 这些只有在电视里才能见到的画面一下子蹦到眼前, 真实而又迷离。

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商贸集镇, 商业繁荣之极, 尤其是腊月的集市, 水果蔬菜、锅盆碗盏、衣服鞋袜等应有尽有。它吸引人们的不单是那些粉墙青瓦、翘檐斗拱的居民老宅, 还有造纸坊、铁匠铺、丝织店这些神奇的老作坊, 更有琳琅满目的年货、土特产以及让人垂涎欲滴的各色小吃, 那操着各种腔调的商贩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总会让我们挣脱大人的手挤进去一探究竟。

当然, 最吸引孩子的是玩具吃食, 男孩子最想要的是一把塑料玩具枪, 比自制的洋火枪要高级美观很多, 别在腰间在村子里晃上几圈, 在小伙伴前呼后拥下, 那简直过足了封山为王的瘾。当然还有玩具车、竹节人也颇受他们的青睐。女孩子则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头箍、发卡、耳钉、手链之类的首饰, 当一回小仙子, 要让伙伴们羡慕好几个月呢!

还有软糯的油糕、香脆的麻花、蒙着花花纸的水果糖, 慢慢地撕开糖纸, 轻轻舔一口, 直甜到心底。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 我们会软磨硬泡让大人买, 全然忘记了

答应爹娘“不见啥要啥”的承诺, 反正大不了回去挨一顿板子。

集市上的人流像波浪滚滚来去, 都要挤破人头。还好, 我们总算过足了眼福, 撑饱了肚子, 买到了想要的东西, 大人也办好了年货, 就聚集在上街头, 女人们一边清点年货, 一边比较着价钱的便宜贵贱, 男人们叼着一管旱烟, 悠悠哉哉腾云吐雾, 孩子们相互炫耀着各自的“战利品”。蛇皮袋子、背篓里塞着满满的年货, 水果蔬菜、烟酒糖茶、花生瓜子、衣服鞋帽、鞭炮年画……大人们花光了一年的积蓄, 心里心疼不已, 脸上却扬起了幸福的笑容。

日影渐渐西斜, 眼瞅着就要从凤凰嘴掉下去了, 拥挤的人影开始扩散, 越来越淡, 喧嚷的年声慢慢归于沉寂。乡亲们背扛肩挑着沉甸甸的年货往回赶, 而我, 忽然没有了来时的喜悦, 心里空荡荡的, 像丢失了什么, 总想回头去寻找。

我究竟在寻找什么呢?

多少年过去了, 我一直在追问自己。



# 商洛山

(总第2405期)

刊头摄影 杨鑫



# 冯桂平和他的《山神》

刘立勤

知道冯桂平这个名字, 是在他的作品《斐王归乡记》获得“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之后, 作家鱼在洋满商洛打电话问, 知不知道有个冯桂平? 我说我不知道。鱼在洋就在电话里吱吱哇哇唠叨了许久, 顺便介绍“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文学界的重要地位。从此, 我就记住了冯桂平这个名字, 可我还是不认识他。后来, 还是鱼在洋得意地告诉我, 他是你们镇安大坪人, 在柞水红岩寺工作, 已经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我就有了想见他一面的想法。而真正见面, 是在两年之后的2020年秋天, 鱼在洋带领摄制组来拍摄镇安《秦岭有峰——商洛作家再进军》的专题片, 我们才坐在一起。

冯桂平长得瘦小, 一张娃娃脸写满拘谨温暖的笑。鱼在洋介绍他的创作成绩时, 我的老脸上也写满了笑——那是羞愧的笑。我回想我在那个年龄写出了什么作品呢? 那时不说出书获奖, 发表的文章也不多, 而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成为商洛山中一道受人关注的“峰”。好在他已经考回镇安工作, 我们就有了更多的交集, 对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出身农家, 上大学期间勤工俭

学, 在西安打过工, 毕业去甘肃煤矿挖过煤, 考上事业单位当过基层干部, 现在是一个小机关办事员。这样的经历, 使他遭遇过见过众多甜酸苦辣, 他的内心应该有许多的抱怨和不平, 而他一心向善, 微笑前行。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的笑不仅写在脸上, 留在心中, 而且化成温情脉脉暖意融融的文字, 温暖自己, 也温暖着读者。

冯桂平的文学天赋极高, 出手不凡。他大一时开始文学创作, 大学期间获得过10多个全国公开征文奖项。在“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活动中, 连续两届获得小说奖。后因谋生缘故, 中断创作数年。2017年, 他转向儿童文学创作, 出版首部长篇小说《斐王归乡记》, 讲书院神犬——斐王巴勒占堆被寻妻人偷到拉萨, 他巧用计谋逃脱, 与“闹市魔王”成为朋友, 在老索朗的帮助下走上返乡之路。但偷走他的人始终尾随着, 意欲再度偷窃。他受到诺布·益西等善心斐犬的帮助, 又差点落入人类的圈套但再次逃脱, 与黑斐加古成为挚友, 与野狼数次恶战, 亲身经历了野驴争夺王位的悲剧。最终, 他以德报怨, 感化了偷他的人, 成功返回家乡。故事告诉我们,

善良是无敌的, 善良是伟大的, 纵然邪恶能够张狂一时, 乌云终究不能遮盖太阳的光芒, 善良无处不在, 善良终究会取得胜利。戳破黑暗, 送上阳光, 这也是一个作家的职责, 他让读者看到阳光, 让生活充满希望。

《斐王归乡记》获得“大白鲸”儿童文学奖后, 由大连出版社出版, 版权输出至尼泊尔。他随后的中短篇小说创作,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他的天赋与实力。《延河》杂志连续四年刊发他的中篇小说, 而且配有创作谈。20多篇中短篇作品相继刊发、入选多种杂志和年度选本。他的作品构思精巧, 语言优美, 想象力超强, 让读者喜欢, 让专家惊叹。2020年, 中篇小说《百合静静绽放》获得又一个重要原创儿童文学奖——“接力杯”曹文轩儿童文学奖。随后, 出版社接连推出《百合静静绽放》《斐王》两部作品, 得到广泛好评。2022年, 他的“秦岭山地传奇”系列儿童小说第一部《孩儿鱼》获得大自然原创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冯桂平成为陕西乃至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界的一颗熠熠生辉的新星。

新近出版的《山神》, 主要讲述了一位叫“木丁”的少年被仁慈的野狼拐进

山里, 在山神化身成一只动物, 而他冷血的猎人父亲为寻找他, 最终化身为山林守护神的传奇故事。作品深入人物内心, 透过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推进情节发展, 人类与动物间切换自如, 将人性、神性、兽性巧妙融合, 在浩瀚幽深的密林里, 照见了神灵对人性的升华的指引。佛说, 众生平等; 人说,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人类总是以万物之主的身份存在, 肆意残杀众生, 任意破坏环境。作者通过角色的互换, 换位思考, 让人自我反思, 呼唤人类要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品立意深远, 想象超群, 情节离奇而又紧贴现实, 玄妙故事里充满生活的气息。作品穿插了众多的商洛山中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 让我有一种亲切自然的感觉, 相信年少的读者也能从中体察到先辈的智慧。作者语言洗练干净, 犹如山间清泉清澈明朗, 又充满音乐的美感, 让人享受到文字的美好。最重要的是冯桂平虽然个子矮小, 但文学境界高, 他的作品不仅适宜少年儿童阅读, 也适合成人。记不得是谁说的, 好的文学作品是不分群体的, 愿用此话与冯桂平共勉。